解春集文鈔

幸草序

馮山公輯其乙丑雜著徵余序而自命曰幸草葢取王仲任燔餘幸存意焉耳夫馮子下筆纚纚千言成於倚馬又皆犁然如廣庭芝草世所希覯戊午彝倫堂一役馮子以太學諸生抗書當塗直聲動天下余方局促兎園仰視馮子遙遙若天上人今年春馮子下帷吾鄉一握手如舊相識各贄以所業文重辱敎誨余亦雌黃而心印可無何馮子發狂疾余病風痺且久不得時時相存入秋數往還每一接輒移晷易漏傾瀝悲歌無所不至葢余之與馮子親厚無閒如此也余幼時趨向與馮

子殊異妄不自揣眞有俳相如癖元凱之志雖受業陳先生介眉且備數黎洲先生門下而執經請業外未嘗發口於古文辭年來傭食制義自鄙其凡近發漢唐子史以淬其鋒始知作家元元本本殊不謬於聖人回思就學甬東時如五都垂橐寶山空手眞成孤負爾時而遇馮子必怪其離奇辨博落落不相知何幸當悔悟之餘盡發馮子之藏而不驚也夫道不加修而文有名昌黎以爲大戚歐陽子閱唐四庫書目作者不下數十百家卒等於榮華飄風好音過耳尚何幸哉雖然茫茫大塊羣羊野馬朝見夕沒而日星河嶽萬古如斯馮子胸

中要自有耿耿不可磨滅之氣而姑託之於文使一如其幼時抗書舉而措之斯世斯民𠍶厚甚矣愧余賦性固陋重負師資年來竊弄文墨復嬾揹撫𠍶友之前無可就正謹與馮子約此後每一集成竊附一序馮子每年一集余文亦當以數十計雖麗日之下無容石火螢光而蠅附驥尾千里可到此則余之幸也山陽顧諟

敘述

外孫盧文弨曰外大父馮公一生嚴氣正性讀其文可見其爲人今距其曳杖之辰殆八十年而精光猶煜露於簡墨之上至其見聞之淵博論古之精核乃餘事也公一女歸先徵君凡公生平文字皆受而謹藏之欲爲梓以傳示於世者屢矣旣以貧無力又客遊之日多終不克畢一念及輒怦怦然不怡終日先母生文弨一人旋見背憶文弨舞象之年卽妄意欲求助於當世之重公者然公之故友時已零落或遠在異地音驛難通同邑舊執經在者唯有金繪卣先生一人而已徒抱虛願

而止於後文弨歷仕途繼復飄流無定亦嘗料簡公之遺槀兩度楷寫成帙而唯恐校勘之不精以重爲公累然先人之志未敢暫忘有通家長洲彭進士紹升者塵俗不擾於胷中自守亦嚴以正復明於古文之義法嘗精選其先人南畇先生之文版行之文弨因即以公集請其持擇取其尤有益於世教者得若干篇即此編是也公自名其集曰解春取易林中解我胷春之語嘗雕版版燬於火今此編中亦有向未授梓者而總顏之曰解春集文鈔從其名之著也會里中人有請文弨不爲公集謀梓者聞之泚然汗下文弨今年七十有六矣遷

廷以至於今及今而不爲則無可爲矣負公且負亾母
負先君是天地間一大罪人死且有餘責今幸而十二
卷粗告成且讀且校凡三四過差幸無紕舛許緣之失
匪文弨之學識自謂能及此寔公之靈爽默有以啓牖
之若公之文文弨不敢贊一辭世自當有識者固無俟
私相推崇爲也兹特敘其久而始出之故冀少可解免
罪責而已時
乾隆壬子良月上旬也

江寧劉文楷　金鐫字

墓表

大清有道文人馮景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錢塘故里先生字山公一字少渠行高學博困諸生貧病以沒惟文章繼韓歐炳燿天下後世天之豐嗇有予奪耶侍郎少師又有兼得者耶抑古今氣數不同耶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郎景襄第是年

朝議舉博學鴻儒公卿列先生名先生固辭其與上宰相書者道不同歟時有司營宮室難梓木梁有請易國學彝倫堂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諫事寢名震京師相國索公求見先生遁授經淮安邱洗馬象隨里第

十年癸酉入都應試顯者某授以關節固不受遂下第出都考官竟以事敗已卯江蘇巡撫宋公犖以禮三聘就幕府與文章好甚篤某以重賄干先生乞一言於宋公先生峻却之旣宋公拜吏部尚書固請偕北上先生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奇老病且劇遂卒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年六十有四嗚呼是天之數若是耶是先生之道若是耶著書百餘卷雕板者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僅家藏解春集印本十卷謀復梓其他皆散失不克盡傳後之學者誦其文懷其道涕泣於茲石也夫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冬日子婿楊傧謹識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爲十才子中宁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傧有古文集無後文多散失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覬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壻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遇卻外舅紀事　先君子白雲先生作

存心以樗散侘傺於時親老家貧不克振拔悠悠忽忽二十餘年又嬰疾病學問豈落無明師良友之助遂閉戶自讀學爲時藝殊少趣味更志於古文存心於古文非獨慕之也性情以焉柰一月間強半伏枕家父母以不肖獨子恐過於勞禁筆硯因不復多作作亦不以示人存心竊計之獨學無傳雖勞不成世無有擅古文者有而不遇遇而不以傳將若何常以是爲戚戚甲午六月父執馮山公過小齋存心出其不示人者就正焉讀未終篇曰得未有如子者閱覓嗟賞不置明日來急

請於家君願以愛女爲配人聞之曰貧外舅曰我知文
不知貧且老夫衣鉢有傳所賴多矣急請恐後存心之
親族莫不感動日相依之誠未有若馮先生者存心喜
甚向之私心竊望者天竟從之以爲自今數十年敎誨
有人矣不料甥舅一年卒然捐館舍乙未六月存心侍
疾於牀下執存心手而屬曰以文字累子矣外舅卽不
屬存心固銘刻於心況諄諄於彌留之際存心何敢讓
焉存心何敢讓焉然知人其難存心之不才實不足以
副望他人於外舅非有知己骨肉之恩尚欲爲傳爲碑
誄編誄刻存心獨何心因循而已乎但以外舅文章宏

博淵深豈淺見所窺非學之數十年未由纂輯是以遲迴久之然此心豈敢一刻忘哉畢姻之三日與話外舅知遇之恩揮淚而紀其事

解春集文鈔目錄

長洲　彭紹升　允初選

外孫　盧文弨　紹弓校

卷第二　序二

卷第三　論

卷第四　記

卷第五　書一

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一

卷第十二　傳　誌銘

解春集文鈔卷第一

錢塘 馮 景 山公

序一

賀太平歌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終㫋之月直隸巡撫于公陛辭之任
皇帝御養心殿親問直隸利弊所繇已乃諭曰朕所信者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與鄉三人而已往欽哉景在淮南與大理邱公象升聞之欣忭感激已而歎曰古人有言太平無象茲其象也顧今岳牧多賢良師師濟濟

於斯爲盛而

上所深信者天下之大實維三人嗚呼是乃

聖心所以憂勞天下而鼓舞羣工者也一君子進則衆賢之登如茅斯拔三輔得人而後可以憲萬邦大臣奉法而後可以肅小吏朝廷所倚重者二三臣而後可以風厲羣策磨礱萬世嗚呼而今而後凡百君子有聞洋洋

聖謨而不自奮於功名之會者非夫也昔東漢鈎黨獄起傳相告引皆海內人譽皇甫威明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訟而晉溫太眞過江第二流之高者

名輩共說人物至第一將盡之間嶠常失色況乎人臣榮遇至此有不務始終以忝簡命者哉上面諭云今特委爾茲任務期有始有終邱公曰然先生不可無詩以頌揚盛德乃相與飲酒既醉而作賀太平之歌歌曰

賀太平登春臺春臺熙熙民畢來來何有共飲酒黃髮顧而嘻汝樂吾不知少者起告之天子大聖公無私公無私擢大吏吏何賢自民視民曰于公活我于公活我帝曰然命之上殿巍巍前三輔重地授汝權有不汝聽

威以鞭三輔地除姦弊惟汝賢天下治簡在朕心止一
二此外可信不得四九叩頭謝
皇帝延英門呼萬歲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方今之患士有市心而無經術風俗日敗壞而不可救
嘗與山陽顧在瞻言而痛之在瞻曰士無經術故至此
苟稍稍讀書明義理必知自愛寧有市心乃爾邪予曰
然世之厭薄經術者以爲無適用其巧於自媒者涉其
凡而緣飾之便能立致通顯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
從之是市之尤者也嘗謂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

已於緣飾者然尙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雌節而不鳴於世也先生之道純乎天隱於學無所不貫旣絕意人事徒以故人徐相國之招禮聘三至乃強起詣京師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奚而不適用也抑不惟是而已聞先生之淸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爲市者必知所媿勵今之患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師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去年秋邱子自安仁以母喪來歸葬於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體素偉以毀故帶圍減三之一鄉黨稱其孝予聞而賢之遂與締交葬巳及亘月往省其嚴君於安仁今莫春復反淮來謁余余笑謂曰君之道路勤矣抑君似雁寒而往暖而歸數月之間奔走四五千里且長江之險風濤之不時何勤乃爾邱子戚然有閒曰以先母之在九原也寒食至矣不歸祭不可雖吾父數止之恆廢寢食是以不憚千里而來也憑予改容稱歎久之旣而自悲恨予徒以貧故客游為老親負米不得春秋以時上祖宗邱墓十年于茲矣今二月出門去寒食無幾

時且不能須臾留中心惻怛有靦面目觀邱子之爲不亦純孝矣哉昔柳子厚寄許京兆書以爲今世禮重拜掃遇寒食節皁隸庸匄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而自悲身在貶所大禮久闕以爲恨余讀此未嘗不廢書流涕也每逢寒食南向叩頭終日不怡自顧不得比於皁隸庸匄矧敢望邱子乎邱子不忘風木之悲如是則其所以逮親存者抑愈可知也於其行書以送之

贈王將軍序

康熙己未春吳逆估終賊帥王屏藩猶守成都遂命賴

將軍父子忠勇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以五騎渡河出賊
不意緣堞先登大軍繼進破成都城梟屛藩首露布獻
捷
天子奇其功命將軍乘傳詣京師面咨破賊狀徹御膳
以食將軍方是時予爲師於兵部右侍郎項公家乃從
門閒窺將軍士服胯刀韡拜項公於庭項公降階三辭
卒備賓主禮予初疑將軍必魁梧奇偉而軀幹乃短小
精悍如此詎歎天生異材爲　國削平禍亂非尋常所
測識也明日介紹謁將軍詎問所未聞臨別將軍握手
將有言而門外嗇夫三老塗人市兒咸來聚觀讙譁雜

襲將軍怒叱之聲如雷皆縮頸驚奔東西散去將軍乃言曰吾聞先生文章妙天下愚父子爲　國出死力得先生作平蜀碑流傳後世死不恨矣予未應而侍衞適來傳

旨召將軍會獵于倉皇避去見將軍騰馬而上如飛才一轉睫不見蹤影距今八年事赫赫如昨日嗚呼壯哉今使者來聘渠陽杜君杜君吾故人念別將軍久恨昔言未罄無以報大命每自慙又聞使者言將軍身先士卒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西邊無曠土此與魏棗祗任峻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何以異哉唐制府

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杜子美詩天下軍儲不自供時兵不得休故取給縣官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舊制故曰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稱詩史有以也將軍平蜀之役勳名蓋世今

實錄館中多良史才必能大書之固不待予作碑以傳今又興屯田利歲省度支錢無算杜君往吾知必能詠歌其事如乃祖少陵也已於其行附書以贈

贈何彥倫序

故海鹽縣丞北平何公名{駅岐}既卒之明年春正月景識

其孫彥倫於浙江糧儲參政公署已又與景同舟五日具道其家赤貧不能北歸賴參政公周恤之始克有家於吳門公之賢景昔所知也貧乃今知之參政公爲誰山陽梅莊夫子也夫子與公爲同姓昆弟交故彥倫嚴事之如祖康熙戊午春景從夫子入京師公時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忌者仄目時江南遞年那混一案流徙蘇松常鎭陳上章等百餘人皆應入官爲奴老稚婦女械繫號寃日滿道路景與夫子欲救免之而未有緣

天子因亢旱求言夫子卽謂公曰此案幸得準折贖例

若屬流徙可免矣兄能言之乎公卽毅然應曰能疏奏
下部議部議無庸於是
天子下特旨曰陳上章等皆免入官明年周啓新等若
干人又皆免入如前旨或曰此後之免尤多而景出京
矣不能記也則其仁言利博爲何如哉然忌者卒中傷
公降秩外調公既貧不能家食亦遂低頭爲縣丞於海
鹽凡十餘年以疾卒官卒之日不能謀匠事同官李公
賻以斂嗚呼公之居官廉潔亦大可見矣況彥倫又述
某事某事多所全活如此乎昔王翁孺爲繡衣御史縱
舍無辜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

後世其興乎卒如其言則天之報施何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其在彥倫兄弟無疑矣彥倫方富於年空繩祖武以自奮何憂不逢而數數患貧爲哉景又觀傳記後漢何敞六世祖曰比干武帝時爲廷尉務在仁恕數與張湯爭所濟以千數後世子孫佩印綬者九百九十人而吾梅莊夫子歷官二十年所全活人無算其子若孫蒙福將詎大抑何古今人何氏之多仁賢也因爲序以贈彥倫而并著之

贈陳太僕序

人不學不知道尤於仕也急嗚呼朝廷陳殷置輔而不

學無術之人在高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以爲憂且決其不殖將落陵替召亂蓋學之係於仕也如是太僕以難蔭起家前爲中丞時遇事敢言有奇氣

天子嘉之年少而位尊不以貴寵驕人折節下賢性尤沈深好書司空金公其婦翁也予館金公家太僕數來就予問奇字始予覩之溫然儒者美丰儀如冠玉然不意其爲貴公也好學不厭好問不倦其亦世鄉之賢者乎昔漢和熹詔曰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顏

氏家訓云多見士大夫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以是二說觀之大者招禍敗小者蒙恥辱學可緩哉太僕每得俸金輒市書問予所不曉今人貴爲正卿便強不知以爲知其不肎下問者多坐恥耳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如太僕者得仕之道矣今使三韓貴公皆好學深思如太僕亦何爲而生閔子馬之憂哉今予弗獲久留與處以有成也贈言以志別且望其終勿怠云

贈汪給事序

同學汪君爲吏科給事中數侃侃言事當
上意己卯冬京師斷死刑四十餘人於是汪君上言請
明著罪狀頒示天下使姦宄凜然戒懼革心則刑措可
幾矣
上感其言乃詔刑部今歲決囚良多朕心惻然其悉赦
緩決囚以稱朕好生至意烏虖君始願第欲使姦民凜
遵乎法中之義而
聖天子遂廣法外之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予嘗謂人
臣進善言于君本爲此一事而發其君用之遂旁及他
端天下必有實受其福者苟其言譏邪巧中而其君惑

之遂蔓延訖他事天下必有實被其禍者故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凡事盡然而言語之爲階大矣明高皇英主也往往微文殺人而非其罪如杭州敎授陳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及天生聖人爲世作則語上大怒曰吾嘗從釋光者薙髮生者僧也則字近賊豎儒敢侮我邪命斬之又覽僧來復詩有殊字大怒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他類此斬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右一言洪武甲子開科銳意右文勳臣不悅言此曹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名則曰士誠上曰名亦美對曰士誠小人也彼安知之上由是殺機啓矣彼第爭寵嫉才而其讒巧而孰知禍之烈至此哉抑不惟是張艮以沙中偶語爲欲反意主於激帝速封功臣而不知遂啓葅醢功臣之釁他日韓彭被其毒人臣進言於君可不愼乎

吾是以益賢汪君也

贈吳山掄序

君德莫大於求賢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舉其偏而不爲黨上下交而其志同是泰道也康熙三十八年春

皇帝南巡至蘇故孝廉吳廷楨駕魚艤迎謁水次　召對賦詩稱

旨　上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黜者也

詔復之且問曰才如爾者復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日回艫

上皆召見撤尚方猊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人
士侈爲美談臣於是而歎聖作物覩雲龍風虎之各從
其類也夫唯
聖君闢門廣聽恐野有遺賢而廷楨卽舉所知以對是
誠君子道長之時也嘗觀泰之初九與否之初六同一
拔茅連茹之象然泰三陽在下君子同升而爲征吉否
則三陰在下小人連類以進而必貞則吉貞者大公至
正之謂也是故同人于野利君子貞而同人于宗則吝
比之匪人則傷今觀吳子之舉不亦貞乎昔祁奚能舉
善建一官而三物成夫物三爲羣一郡而得三士可謂

衆矣使由三以推所舉於無窮則九州之野豈復有遺賢也哉然非吳子素能知人同道爲朋則無以對揚休命而昭泰交之盛傳曰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吳子有焉吳子字山掄秋中來杭靑門學士招同飲酒予與之言洵奇士顧子字俠君與兄迂客齊名皆與予善張子字曰容予懷風素獨恨未見然觀吳顧之爲友卽其人可知矣景感泰交之盛於今日故爲文以贈吳子且爲人臣以人事君者勸焉

贈吳征吉序

蕭山吳子征吉以本富鳴於邑者八世世世樂善好施

吳子高識尚義喜結客四方士至其邑必以吳子爲歸曩予渡江訪金明府因主其家恨相見晚吳子盡見其邑豪俠咸交口推吳子賢而予尢多其救災捍患保全鄉里之功也曩癸酉甲戌間浙東荒於旱時紹興守有移杭倡賑之說於是山會虞暨姚嵊六縣之饑人三千聞風來杭者接踵而實無賑備上下震駭虞其來將爲亂於是杭之東門不啓每人官給一宿舂以兵衛趣遣歸歸且病者半暴者半所過驛騷既涉西興蕭人大恐吳子聚族而謀曰吾儕殫今歲儲予饑者人斗米錢五十文乃可以免然止宿必以寬閒之廟飽餞必於往來

之遠此非吾族所能辦遂投袂起自西門號於東門曰六邑之人皆吾鄉鄰也今苦饑荒失望於杭而道吾里以歸鄉米與錢我則予之今夕之宿家出薦一領粥一盂虀鹽一碟持以餉於廟可夜保無事詰朝亦如之其行也家家橐饘峙糒於門首自西徂東行且啜不崇朝而戎毒除矣否則難生皆讙應曰諾已而餓者帖然過肅皆德吳子有泣者張中丞聞而賢之以禮延見欲旌其閭吳子曰爲義動也且紓禍非邀福也今萬人其事而一尸其名名之來怨之招矣敢辭中丞曰善是田基辭賞於趙鞅之義也吾見不及此言賢之噫吾見若世

之富人牢䕨固鐍其財視人急莫肯費半菽一毛之捐卒亦耗其所藏甚或聚而殲旃如孫奮石崇者豈少也哉人以爲富而不知天之窮之也何也所貴乎有財者爲能施賑也積而不用反致殺身斯不亦窮矣乎故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而華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多事之有吳子化多事爲無事惟其能分而遠殃也善人富則一鄉蒙其福又能逃賞以遜咎吾是以多其義而高其識其長保富也宜哉吳子曰是年田無獲又殫其儲一家皆食糜若與六邑餓人分患然予曰漢鄭泰結交賢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

張奮分損租奉賑卹宗親雖至傾匱施與不怠史書美之然泰亦名而子亦義奮卹宗親而子卹鄰邑又賢於公業稱通遠矣

贈張君序

吳子征吉之友張君寶善亦以義氣重於鄉有政事才佐莫府理文書裁決如流常出人於死方伯趙公前觀察寧台時有桀黠盜誘脅飢民十八人夜刧皆捕獲論斬君在幕閱獄辭大傷之曰盜魁宜誅是十八人無辜者可釋也白公公曰吾意同君乃立爲文申督撫極言窮民遭凶歲飢寒迫身無知觸法罪由迫脅情可哀矜

請誅首惡餘邀末減使得自新皆報可於是破械出十八人於獄令皆爲良民每逢方伯生日十八人者率率渡江燒瓣香叩頭薇堂或束筍包蕈耳爲壽公設酒食飼之堂下道故情爲笑樂因招景出視十八人者半皆老羸鵠面適張君入賀公笑指曰汝曹頸上物皆而公所留也於是十八人者皆羅拜張君涕泣而去方是時景賢張君恨相見晚昔曹褒爲圉令吏捕得他郡盜入界者五人太守馬嚴令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卒勿殺盜誠有罪弗誅是

未可訓豈若張君縱舍無辜之爲正也哉方伯言君每定一死囚爰書必投筆而泣不已噫君若偕柏矩至齊見罪人必解朝服而幂之號天而哭之也

贈東皐先生序

東皐先生王者吾鄉之隱君子也而於勝國爲志士當明之將亡也天子孑然憂勞於上自三公九卿內外百執事莫不處堂晏然曾無憂國急公之臣以及於難而草莽中有痛哭灑血奮不顧身問關流離志恤君父者先生也嗚呼於今老矣先生雖老而精毅之氣猶見於麋間每道甲申遺事未嘗不拊膺太息嗚咽歔欷旣復掀

鬚髮皆恨不起誤國諸姦而肉食之蓋先生忠義之性
至老彌篤足以振偷懦之夫而使之立故景嘗客游歸
必趨謁先生樂聞其言先生亦許景爲可與言者每坐
語移日影猶徘徊庭廡間而不能去先生與景語必問
天下豪傑今數誰誰有正直之德宏濟蒼生之才者景
未有以應蓋問至再三而不倦云嗚呼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豈虛語哉昔澶淵之會穆叔以趙孟之語偸不似
民主且曰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歸語孟孝伯而偸又甚焉今先生之年八十有三而
猶追述少壯時事以勖我後生推斯志也爭光日月無

疑矣遂書以贈之

鍾童子割股序

鍾童子年十二甲子嘉平月母病危篤童子拔刀割左臂肉和藥以飲母而疾愈此與全州孝子唐儼事同焉予聞而嘉之或曰割股不旌載在會典蓋由於鄙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贖政妨義不可以訓也嗚呼豈其然老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夫此身固親之身也當其常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雖一言一笑不失色於人及當大變父母在危急中苟可冀一生於萬死即以身代如周公金縢未爲不可而何有於股上之肉哉以此爲贖

政妨義則周公爲戎首而天下誦詩讀書引文飾義之徒且將藉口以蓋其膜不相關之罪其有奮不顧身殉君親之難者且以毀滅爲譏嗚呼天理民彝幾何而不泯滅也今童子迫於至誠固非有所爲而爲之以沽顯譽者例旣不得旌吾苟弗賞以文後有萬年其孰傳之哉

朱千斤救火序

火發時有朱千斤者不知何許人蹞首洞睛瘠身長臂而絕有力奔突助救最後徹屋排墻壓滅火客來言某家有棺不得出火燎檐其子㤪慄迴遑伏棺哀叫千斤

跳身入鑪擎棺而走燒其鬢髮不顧也有蹇人荷重槖出火門無賴子奮其白梃擊而奪之千斤大怒叱咤落其槖獷然提無賴子擲火中會樓崩遂燒殺觀者莫不稱快千斤左舉槖右夾持蹇人疾走出大街付槖去馮子聞而大義之欲往識其人不可得或曰昔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胡可訓也曰不然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況利人之災攘奪其有暋不畏死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即秉畀炎火骨燼膚灰以警無良豈爲虐乎老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人誅鬼誅協於克一而天假手於千斤章厥有罪糾虔天刑扶顛持危善良蒙福千斤之功顧不大哉聞千斤嘗至西湖陸宣公祠舉石獅子行五步反其舊不失尺寸其力蓋不止千斤夫勇不作姦而以行義千斤於是乎君子遂書而頌之

贈金侍郎詩序 鼐 此篇本在贈陳太僕序之前脫在此

予客游諸公間所主皆賢人今工部左侍郎金公九敬愛予處一年予固辭去夫其賢也而敬也而愛也未久辭去豈人情耶抑亦有大不獲已於此者也公寛大厚重如其貌樂善言惟恐不得聞甲子春

上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公歸詢予予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邪柰何斥賢者以希
旨其有不賢邪乃不早言須
上命而始簡稽焉是公怠厥職也公曰然顧五部皆有斥者柰何予曰昔東漢詔舉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
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今公若是何讓古人公曰善遂一無所斥其與予無間多此類秋中子大病就醫外城公命駕偕醫往來無算問疾饋藥之使相望於道病愈辭公歸公愕然固留不可公語所知鄭君曰吾待馮先生無敢失禮今豈不足我所乎君其爲我彊

畱先生一年鄭君致命予告以家貧親老故公歎曰蘢
蜕畱皮人去畱詩使予朝夕哦先生詩庶幾如見之噫
後公言景寧忍默爾而去邪乃賦四言詩一章以志別
詩曰
公曷知予自李翰林翰林好我出於中心古人在前謂
予非令游揚於公式昭德音予至京師奚俏未黔翰林
覘知命駕來尋班荆訹意樂不可禁戒勿他主主姓惟
金予愕而咨斯言豈諶素無因緣芥難投鍼翰林告我
司空夙欽教誨厥子鶴鳴在陰訪師於予予薦予任詰
朝拜子子諾勿喑公果束帛加璧辱臨遂館公家朝哦

夕吟自春徂秋思親涕零霜鳴孤雁月聞遙砧憂從中
來遂感痾沈公數枉存綏予艮箴七發霍然非瘳藥倰
予既圖南公亦抽簪兩心不樂何時愔愔山不厭高海
不厭深簃寐自適毋憂商參

解春集文鈔卷第一

解春集文鈔卷第二

錢塘　馮　景　山公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人之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自殺其身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

人死亥之乃有習法家言日以生人爲心吾得之南昌
彭叶卜其所著解律仁言一卷皆本於聖帝明王刑期
無刑之心中多引古經義以斷及可矜疑未滅者皆詳
著之爲讞獄法其眞仁人之言哉且其文約而例直聽
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
則幾於刑厝誠有如杜元凱注律之所奏者理官所宜
究心也叶卜請予序其端所不敢辭夫脩德必無滅國
之理隆刑峻罰決非知治之道予嘗惡粱仲寧性剛毅
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
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繆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

禁民爲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熒惑主聽也空乎其家受其不祥今君歸將築室以老焉則請大其門高其閭可操而卜子孫之興也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天以民爲心民以穀爲命傳曰饑而不損玆曰太厥災水饑而不損云者葢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謂之太太猶甚也凡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潦淮揚久困

懷襄積憂致浸斯其徵矣君德莫大於蠲賑臣之忠莫大於急公而勤民君以天爲心則無不被澤之民臣以君之心爲心則無不克舉之事有行古大臣之道於今世者商邱公以之夫淮揚被災而穀不登黎民阻饑四年於茲矣公行部察災纖悉上
聞遄必請蠲饑必請賑雖再三瀆皆報可又嘗設法倡捐遠目其家輸麥以濟而口不言恩勞來安集民不流亾
帝委重焉今年秋奉
命駐淮揚賑饑公既選廉能吏董其事又屏導從簡小

舟自淮沿揚所至察訪按籍給米有中飽者立寘之法饑民皆得實濟嘗讀樊準疏云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或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葢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實亾者矣未有幷無其名而猶希其實者也第今如公之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餓不宣己惠公眞似之然粱貴戚而公淸宦非惟不取於民又厚與之景未見今之大府有行古大臣之道急公忘私如公者也於時公賦淮揚賑饑示官吏詩大傳

於時景既依韻和之而序其事如右

沈顥論算術二章序

沈雷臣氏有令子曰顥字超遠弱冠多才英氣逼人而亦精算術吾嘗問方田粟布二章雷臣之言質而簡顥之言文而詳皆可書而誌之方田者何曰量法也量法曷言乎方田曰方田平方之法也點而綫綫而邊邊而面几面皆平方也浸假而有如鐘如錘如錐如梭如蛇磬折而觚三稜而兜牟坳者窪者曲者突者若八出者若六出者多邊之形不齊之面規矩之所不能加繩尺之所不能御可若何曰是則有截積之術更面之法截

之所以續之也更之所以正之也物不截不續不更不正續之正之則皆得平方是之謂方田粟布者何曰粟穀也布金也布也而奚以金曰布刀布也故曰金以粟易刀布以刀布易粟是貿遷有無之事於數學何預曰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器樂記器本於數數本於理粟布也者附於器通於數而本於理者也何謂數曰盈虛消息之對待始於河洛者是也何謂器曰度量衡律之積黍生於黃鍾者是也黃鍾爲萬物根本其說吾嘗聞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自一至十其法盈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自九至一其法絀若何曰盈數之進也以之絀

數之退也以之河圖之數左旋其體圓其象天主生因乘之理也洛書之數右旋其體方其象地主克歸除之理也河圖之數同者減之而皆得五洛書之數異者幷之而皆得十數之所以同減異幷也河圖共居其位洛書各止其方數之所謂和較也故曰河洛者數之始也黃鍾者器之始也有數有器有體有用或以數爲體器爲用或器爲體數爲用是以用中有體體中有用故樂律權度可以一而推盈虛消息可以互而見非特粟布相易之細而已然則何故名粟布曰月令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爲民事而然是之謂粟

布。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祀者國之大事故廟享必酬其勳而薦馨必副其望無功而加典與有德而不報其失均昔柳下季論典祀而以前哲令德之人與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並舉知言哉其有臚於祀典爲天子所望祭者書曰徧于羣神孔傳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是也其有勤勞王家而配食於廟者盤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也其有旱災而祭者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食大雅雲漢之詩曰羣公先正是也然則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其典禮至鉅苟非其人烏足以當之哉山陽邱大參公履仁蹈義恭儉正直言行嘉懿尺寸自律其服官爲名臣其居鄉爲長者有穆叔之三立無孟明之一眚誠此邦之大賢也景爲之傳也已詳先是公既卒鄉之士相率而請於有司願祀公於鄉公之二子大理象升太史象隨請服闋而後從事於此見三代直道之猶存於鄉而嗣君守禮致孝之心爲甚篤也及祀典將行而大理君病且卒矣悲夫鄉之人既皆弗已於請而諸大府亦屢檄郡縣吏趣舉崇祀無忽於是吉諏三月六

日太史奉圭陟於堂總漕董公親詣行禮羣有司莫不肅恭將事酒清牲碩尊爵靜潔祼奠拜興皆中儀式鄉之紳士耆庶以及旁郡之秀遠方之寓客咸集於庠小大稽首僉曰司徒之後紹以大參邱氏一門乃鍾兩賢丕丕祉哉天所啓哉寔惟山陽之盛事景幸與於斯會逎道揚厥美而系以詩詩曰

淮水揚揚流遠且長篤生大賢爲國之光之綱之紀德無不有天休降之既祉既壽不朽者名無疆者年載祀於宮百世不遷司徒舉之大參武之佑啓後人尚克祖之勉勉太史則顯其親則友其兄大禮以成以諭以眥

以椒以薌後有萬年俾也勿忘

旅堂遺稾序

士必志在用世而後可以忘世忘世者跡用世者心也圯上老人既已隱去而授書子房乃曰讀此則爲王者師非必乎用世者邪故士之行遯者其中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方其塵垢六合粃糠萬物疑若與人世一無用情及深惟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天下身雖隱矣其文終不可磨滅如玉藏於山珠沈於淵遲之又久光氣自見予今讀旅堂先生遺稾信之先生姓胡名介字彥遠生有異才少負大略固嘗有志於用世矣當明

末造逆知大廈將焚預爲徙薪計以干當塗當塗忽之又屢獻策軍門不用遂放跡山水然其悲憫天人之志老而不衰往往形于謳吟寤歎以微見其意今其書具在也景生晚恨未及見先生嘗從其嗣子澄觀所遺畫圖因識先生面貌始而弄柔翰睇圖史一變而甲冑戎馬再變而畫眉繡闥三變而老衲空山者何也嗚呼志可知也信陵公子惟不得志於魏而後飲醇酒近婦女梅子眞兩上疏譏切王氏不報而遂棄妻子爲吳市門卒由是觀之古來達人放士其始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而其後勢無可爲遂長往而不反也今觀先生

之志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先生沒後二十年遺文散落賴其友山陽邱洗馬季貞父錄而存之屬予論次其文章將版行而幷序先生之志如此

山雌集自序

無象無言者天也忘言忘象者聖人也予非聖非天意得而已矣得意亦不能忘言得言亦不能忘象其山雌之肥乎故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予亦樊中之畜也神王而意彌善何居乎熙熙焉皞皞焉局一室之中若江湖之適無他心大於八極也不知我之爲山

雎邪山雎之爲我邪吾有聞於揚子曰明明在上百官
牛羊亦山雎也闒闒在下箪瓢捽茹亦山雎也何其臞
惟其不臞吾是以樂吾之肥意得然然迺謨其顛

擬古樂府自序

樂府古矣擬之者何流人去鄉愈遠則見所似者而喜
矣子非能擬也蓋思以不擬擬之昔優孟爲孫叔敖衣
冠抵掌談語歲餘王及左右不能別也驚以爲孫叔敖
復生也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
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擬之而似者也他如
壽陵餘子之學步東施之效顰擬之愈苦而愈無似漢

武時那尹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願見那帝令他夫人飾爲那而尹以爲非其人於是詔使那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故曰有擬之而不似有不擬之而是在人自得其眞而已矣雖然筌以致魚蹄以致兔魚得則忘其筌兔得則忘其蹄擬又何爲哉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嘉定孫翰林愷似來爲予言東魯顏公伯璟之妻朱宜人貞節事甚奇孫子與其子光斅同年故屬景爲之序甲申明亡顏公偕弟伯玠走避兵公體肥自念行不能及遠而與弟同命無益也乃自城躍下伯玠中流矢死

公傷股孔有德之兵縛而致戲下有德壯其貌問知公姓立解縛握手曰孔顏世講通家也厚遇之寍人被掠罵不絕聲兵反刃擊臂折罵愈厲老革怒斫項投諸壕老革歸營歎今日殺烈婦殊可惜公問狀疑焉使人至壕踪跡之果寍人也三日猶活雖創鉅軍中有靈藥傳之愈時公父肎紹守河間力盡城破合室自焚死公聞變跣足走河間負骸歸而并訪得其小弱弟伯珣匿民家無恙葢蒼頭呂有年抱出火以身蔽矢而殉之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豈虛語哉寍人被難後舉六子達者三光敏光猷光斆也光斆字學山今來視學兩浙迎

養宜人使院享壽八十一於是馮景歎而言曰嚴霜積雪栽培松柏蒙難投艱玉成聖賢今觀宜人詎不信哉易聖人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卦莫安於豫而曰盱豫有悔莫危於震而曰笑言啞啞此以見宴安有鴆毒而天之福是人也必先試之艱難荼蓼之地然後畀人世之吉祥萃於其躬天下以爲當然而非幸也予嘉其節序之明日孫子萃讀而歎旣復大聲曰顏母傳矣

義士藍九廷序

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雪宗人藥室有壯士畀日豐

頎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腯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欷歔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懅而退時雪霽予乃躡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爲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予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而得三金可抵家矣予憐而止之宿醵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歎息曰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爲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

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塡溝渠異鄉果遇公獲
濟予因問烈婦爲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
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艙強姦自縊死節方是
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袒衣窮
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既予離席鞠脆酌九廷三大觴
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
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
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
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
起籌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弔王濤序

射陽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卽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肎娶妻作詩多厭世之句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且哦且步奴覩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泫哭之踰年如初赴時一日檢其遺書有歸濤賦一篇不知何時作辭甚奇麗中有曰喜溢流之范洋悲康衢之坡陀追

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蓋巳爲之讖矣湛閬錢唐馮山公能爲古文入吳訪之問客於淮又因所知北渡江以其事來告馮子歎息良巳謂之曰君家故多奇才自昔爲然然往往夭死而死必於水此其故吾弗知也漢有作靈光殿賦者非延壽乎因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果弱冠溺水死唐有作滕王閣序者非勃乎年二十九亦渡海溺水死得君之弟而三其死不死未可知然巳入水不返天乎天乎王氏何故少年多奇才郎又何故夭死死又何故必於水此皆吾所弗能知

雖然君之弟必知之矣知之其能出而告我乎乃竟往而不返也噫可哀也已遂爲序以弔之如右

贈鏡微子序

鏡微子精卜筮人皆以爲神予嘗卜事鏡微子曰靜則祥動則殃苟不能然柴立其中央予信之其後迫於義違卜而行事卒亦無咎夫鏡微子之卜獨不驗於予者何也鏡微子之所言者數也予所行者理也數固不勝理多矣乎予卜者閒嘗過之與言易理於詳數於略鏡微子曰雖然數固有弗可違者魯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楚邱所云其後皆驗

此非數乎子曰不然矣公子札來聘一見穆子而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札固非卜筮而知之也又非前聞乎楚邱之言勦說雷同以昭其智也葢斷之以理而已穆子爲魯宗卿不親賢而近豎牛禍其身以及其家誰生厲階可曰由數乎古之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嗟乎季世鮮秉禮度義之君子而吉凶悔吝咸使鬼神操其權人則有大疑不謀及乃心而專信卜筮亦世道之可憂者夫鏡微子歎曰君子之言也請書之座右使凡問數而來者載理以去寧使吾言有不驗而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則人不

徒以龜爲有知也子善其言遂書以贈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二